



## Dark Fictions 暗黑故事

撰文 倪兵

一个城市和你的联系，其实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某些特定的人跟你发生的一些奇怪的事。在我身上，一直都有一种DNA，让我可以接触到一些类似电影故事一般地生活在另一个空间的人和事。往事如烟，却无法飘走，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更加醉心在这些回忆里。

### 摇滚夜总会

1996年夏天，深圳广播电台楼下传达室大爷突然来到天台宿舍区告知我，有两个开着跑车的土豪慕名前来拜访。睡眼惺忪地下楼，见到了早在同济校园就听说过的深圳富豪级师哥胡应海，和他的朋友朱辉，一个毕业自浙江美院装修圈年轻暴发户，和丰江舟（声音艺术家，孟京辉御用作曲）/吴山专（旅法著名艺术家）既是同学又一起来自舟山群岛的。

出门吃饭，局中朱辉和老胡先客气了一番是我电台节目“奔放音乐人”粉丝的客套话，之后问我认不认识崔健，想在华强北新开的一家俱乐部请老崔来演出。

虽然和老胡是校友，可我直觉上认知朱辉更似我族类。果不其然，之后若干天的交往，和朱辉聊得果然更投缘。有人说，海鸟长大的人天生胆子大，朱辉那时非常年轻，在深圳天天吃喝嫖赌行贿受贿，专门做政府装修工程，只要敢给回扣，买卖其实可以很短时间做得很大。有一段时间他天天带我去三九夜总会谈演出和开店的事儿，跟我说那两百个小姐他和老胡全上过，纸醉金迷之间一直想圆一个摇滚的梦想，那就是找崔健来帮助开业后来的太阳广场。

那时的老崔还在被禁中，好在深圳是一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地方（我一直觉得在这点上深圳是一种进步），拿到批文说是只要不唱“红旗下的蛋”就可以演。演出的确非常轰动，整个华强北的道路都瘫痪了。演出前朱辉亲自到北京一次性把所有的演出费交到老崔手里，也结交了老崔这个朋友。结果，老崔可没理他，第一晚还是唱了“红旗下的蛋”结果第二天没演成，朱辉就带着所有的乐队去三九夜总会疯狂了一夜，后来，我们在深圳每次接待北京来的摇滚音乐人，夜总会总是最后一站，这些在北京装范儿的摇滚苦逼，只有到了深圳，才知道什么是男人的生活。

短暂的摇滚生活似乎在崔健带来的假象中迅速繁衍开来。1996/1997年底在太阳广场的新年音乐会唐朝刘以达Virus等乐队更是把这股风尚推向了高潮，众多妖娆的夜

总会小姐和摇滚二逼青年们共冶一炉的快乐景象也很快走向了没落。1997年中，很久没联络的朱辉突然致电我让我去他的太阳广场一趟。除了他的两个妈妈桑，和几个面容憔悴的姑娘，整个夜总会一个人都没有。朱辉还是很轻松的模样，他跟我说很快要去北京搞装修了，因为那边的各大部委活儿更多，言下之意，并没有对即将关门的夜总会有一丝眷恋，他指着DJ台上的各种设备跟我说，你看什么合用就拿走吧，老子这辈子心愿已了，崔健和唐朝各自给我唱了两场庙会，我的摇滚夜总会今儿结业。

若干年后的一个下午，我在物质生活书吧装文艺青年，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独自在看书，挥挥手致意，果然是朱辉。感慨一番，他已娶妻生子回到了深圳，继续做一些小规模装修。他提出跟我去海边走走，于是我们到了大梅沙晃了晃，之后他执意送我回莲塘，夜风徐徐，老友相聚，相谈甚欢。一起宵夜时，他望着那部还在驾驶中的老GT跑车，对我说，今晚我生日……

### 山东的芝加哥

每次和山东去唱K，他都要唱沧桑得要命的桑田佳佑，烟酒嗓还特别有味道。老一辈的海员真是什么话都会说，闽南话粤语普通话日语英语，山东居然还会西班牙语，估计还是在西班牙坐牢的时候学会的。

老深圳都知道，体育场的芝加哥酒吧是一家百年老店，管事的陶生原来也是深圳第一家酒吧公爵吧的老板，但芝加哥的大股东却是这个长得五大三粗的外号叫山东的香港人。

山东当然老家是山东，年幼在台湾长大，成年后回香港做海员。后来因为在西班牙参与群殴在当地坐牢回了香港还上了海事法庭，出狱后去黄金商场卖翻版CD又被抓，案底太多在香港实在找不到工作，无奈才在1980年代初来到深圳福田村开了一家小型电子元件厂，最后成长为亚洲最大的电脑主板供应商。山东的火爆脾气大家都知道，他曾经亲手参与把工厂偷主板的工人打到吐血，老婆也特别怕他，一是脾气问题，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粗壮汉子做家务活居然还是一把好手，从小在甲板上伺候大副的经历让他洗衣服熨衫缝补做饭样样精通，连女人的活都做得比女人好，他媳妇亲口跟我说她的压力大到不行。

另外一面的山东确实完全没架子，每次吃饭都要聊起，以后赚够钱还是要买条船继续航海，在海上过完下辈子。看来，年轻时做海员对一个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995年芝加哥开业当晚，服务员培训得不尽如人意，山东把袖子一撸，亲自上阵，从示范如何擦干净烟灰缸开始，不厌其烦，一个服务员手把手地交，每次看到他，脑子里就想起父母从小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后来酒吧生意好了，山东自己的电脑主板生意也越做越大，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只知道他每天都要陪台湾客户打高尔夫球，也不知道他航海的愿望到底几时实施。

1999年底，我正式停了我的节目，收拾行装准备去北京发展。那天回电台办离职手续，同事递给我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手书三个娟秀的黑体大字：致倪兵，下面安安静静地躺着三张桑田佳佑的精选唱片。

在艺术家陈健的“漂”系列摄影作品中，每个人在无边无际、五光十色的游泳池中游荡、起舞，疯狂与彷徨像所有剧本中的故事一样交织在一起，梦想，迷失，不免让人想起九十年代深圳江湖道里，不为人知的往事，那些关于摇滚、酒吧、舞厅还有夜总会的纸醉金迷故事。

图片提供：LEO XU PROJECTS

两篇文章刊登时有删节，精彩全文请移步至周末画报城市版官方微信账号【周末城市】搜索微信号：mwcivcity

